

点亮孩子未来的明灯

——读《孩子的品格》

王建强

在教育的广袤田野上，父母们如同辛勤的耕耘者，怀揣着对孩子美好未来的殷切期望，努力寻找着最适宜的教育方法。然而，传统的教养方式却常常让他们陷入迷茫与困惑。放任自流的“佛系态度”，犹如一阵飘忽不定的风，难以给予孩子坚实的引导；摸着石头过河 的“经验主义”，好似在黑暗中摸索，充满了不确定性；对各种教养方式都来者不拒的“无头苍蝇状态”，更是让教育之路变得混乱无序。

就在这教育的迷雾中，彭凯平和同伟合著的《孩子的品格》宛如一道破晓的曙光，穿透层层阴霾，为父母们指明了方向。它就像一位智慧的引路人，带领着我们冲破旧式家庭教育的重重迷雾，走进一个充

满希望与可能的全新世界。

这本书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犹如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孩子内心深处的宝藏之门。在孩子的情绪管理方面，它教导父母如同细腻的工匠，精心雕琢孩子情绪的璞玉，让他们学会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的波澜。当孩子面临挫折时，书中关于逆力的阐述，仿佛是为孩子披上了一层坚韧的铠甲，使他们能够在逆境中傲然挺立，勇往直前。

自我效能的培养，则像为孩子插上了一对有力的翅膀，让他们有勇气去追逐高远的梦想。而自控能力的塑造，恰似为孩子筑起一道坚固的堤坝，帮助他们抵御外界的诱惑与干扰，守住内心的宁静与坚定。对于孩子天赋优势的发掘，如

同在茫茫沙漠中发现珍贵的绿洲，让孩子的独特才能得以绽放光芒。专注力的训练，又似在孩子的心灵深处点燃一盏明灯，使他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保持专注，心无旁骛。

品德培养的篇章，更是如同一座巍峨的灯塔，照亮孩子前行的道路，指引他们成为品德高尚、有责任感、有爱心的人。父母们在书中的引导下，以一种正向、积极的心态，为孩子营造出如春日暖阳般愉悦的成长氛围。这种氛围，仿佛是一片肥沃的土壤，滋养着孩子的心灵，让他们的品格之苗茁壮成长。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我仿佛看到了无数个家庭，在这本书的指引下，充满爱与温暖。父母们的眼神中不再有迷茫和焦虑，

取而代之的是坚定和自信。孩子们的笑容如花朵般绽放，他们在积极的教育环境中，自由地探索，勇敢地成长。

《孩子的品格》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座连接父母与孩子心灵的桥梁。它让父母们明白，教育不是一场疾风骤雨，而是一场润物无声的细雨；不是一次强硬的塑造，而是一次耐心的陪伴与引导。它用温暖而有力的文字，告诉我们每一位父母，只要我们用心去呵护，用爱去浇灌，用智慧去启迪，孩子们必将绽放出最绚烂的品格之花，拥有一个充满幸福和无限可能的未来。

这本书让我深受感动，也让我对教育有了更深的思考和感悟。我相信，它将成为众多父母手中的宝典，为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孩子贡献无尽的力量。



如果无所事事让你感到快乐,那就不算是虚度人生。作者罗曼·莫内里以“那谁”的口吻,重现了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被逼着读书逼着工作,后却面临理想幻灭的窘境。从新的视角去审视所谓的“废柴”,并思考当今世界体系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并向所有人提出疑问:一个人难道是通过他的成就来定义的吗?

《床,沙发,我的人生》([法]罗曼·莫内里/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3月版)

现在，我孤身在外，行囊中唯有一张硕士文凭，拿来当枕头都嫌薄。没有收入，就得承认现实：我一个人活不了很久矣。我一无所知，勉强还算有个姓氏。我存在感极低，如同透明人，以至于没有人能记起我的名字。人们只能通过衣着、地理方位乃至犯蠢的程度来指代我，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称我为“那谁”。小时候，我是集体照上一张模糊的脸。长大一点，我就成了长着一脸粉刺、棱角不分明的少年。我可不会为此哀叹，我甘之如饴。我只求安静，而无名正是获取安静的无上法宝。再说了，我对别人也没兴趣。他们总提些我无法作答的问题：“你好吗？”“你是做什么的？”“你是谁？”这些问题令我作呕。我沉默以对，他们却一脸严肃，这并不是我想要的。一条游蛇，一个“那谁”，一个无赖……只要他们别来烦我，让我当什么都行。结果总是一样。世界是一片丛林，而我没有人猿泰山的强壮手臂。这就是人生，我不会自欺欺人。

没有未来，没有钱，我就这么出发了，脸上挂着断肠面对虚时无所展露的那种微笑。

(选自《床,沙发,我的人生》)



书香影

近年来，盐城市亭湖区总工会以职工书屋建设为抓手，以文化共享工程为载体，全面实施“职工圆梦”行动，引领职工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用书，在阅读中开拓视野、提升素质、成长成才，为打造“强富美高”新亭湖持续赋能。图为近日新业态劳动者在先锋街道职工书屋阅读。

宋从勇 刘保顺 摄



扉页上的心扉

张春波

一本书，开心扉，文字的力量直抵思想的深处，是人性的回归，是心灵的唤醒，是茅塞顿开的领悟。扉，门户也；心扉，心灵的窗户，若用书打开，很文学，很美丽。

爱读书的人，应该知道腰封和扉页吧，它们对一本书籍来说，都是起装饰作用，增加收藏的美观感。腰封上的文字是出版商的市场推广、一种营销手段，于是有些读者表示要“把腰封毫不留情地撕掉扔进垃圾桶”，只是不要用如此“深恶痛绝”的想法来对待扉页。扉页，除了印有书名、作者或译者姓名、出版社和出版的年月外，或许还流露出一些私人情感、生活、趣味。其实，翻开一本书，自己的心扉尚未敞开，却可能先读到作者的心扉，因为在书中的扉页上有着一

句或一段发自内心的文字，那是一个著书者的独白。

《百年孤独》作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其著作《霍乱时期的爱情》的扉页上写道：“自然，此书献给梅赛德斯。”注意，这不是梅赛德斯—奔驰的植入广告，此梅赛德斯乃马尔克斯的夫人。当马尔克斯开始创作《百年孤独》时，梅赛德斯也开始了跑“当铺”的生活，当汽车，当首饰，当电视机，甚至寄书稿的邮费都是靠当取暖器换来的，为此马尔克斯曾感慨：“她瞒着我把所有的事情都承担起来了。要是没有她，我永远也写不成这本书。”有这样一位好妻子，笔下“自然”二字便很温馨，那是马尔克斯的心扉，一句浓缩在扉页上的爱情。

面对一本《代数拓扑导论》

的书，光书名就让你头昏，我想除了数学专业而且是研究生阶段的人外，是没有几个人能有勇气翻开这本书的。不过，扉页上的文字却有着奥斯卡颁奖礼的经典式幽默，这句话写道：“献给我的太太玛嘉妮特，以及我的孩子艾拉·罗斯、丹尼尔·亚当，要是没有他们，这本书两年前就写完了。”有人说这是“最酷的前言”，而作者美国数学教授约瑟夫·洛特曼却认为，即使在深奥的学术著作中也可以袒露心扉，情感是人类的永恒。“献给某某”，这是西方作家或学者留在书中扉页上的惯用句式，旨在对家人、子女以及为该书出版做过贡献的人表示致谢，点点心扉，一纸留存。

一页纸，只印几个或一行字，看似浪费，但扉页上的献词

有时简直就是一本书的灵魂，它们有血有肉，或主题宏大，或生活细微，或幽默，或动容，但字字句句里都写着作者的心扉，作为读者，怎能忽略？“纪念萨拉·奥恩·朱厄特，在她的精妙劳作之中，蕴含着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献给所有热爱和平和自由的生灵”“献给我的母亲，献给所有在新时代里爱恨交加浮沉挣扎的父母。”“所有的成年人都曾经是小孩——虽然很少人记得。”即使不知道书名，可读过这些扉页上的献词，足以启迪和震撼心灵。

在这个有点浮躁的时代，读书不易，读完一本书更不易。我相信，从书的扉页开始，能完整整读完一本书的书一定是好书，那么不妨把诸多感受记录于扉页，与作者一起，放飞心扉。

一个农民与中国地图

李 晓

一张中国地图,从乡下老屋,到城里新房,么叔一直张贴在正屋墙壁上。

么叔手臂上汗毛密集,手指头粗大,生有老茧。在么叔摩挲过的地图地名处,那里包浆更深。

在乡下,在城里,么叔每天起床干的事,就是来到地图前,眼神怔怔地望着中国地图,那上面的河流、海洋、山峦、湖泊、铁路、森林,么叔都能够一一指点。

么叔是我爸的堂弟,今年79岁了。在乡下是一个地道庄稼人,后来外出打工,走遍了全国10多个省市区。

我问:“么叔,您为啥要把中国地图张贴在家里墙上?”么叔回答:“我就喜欢,我这一辈子,就是这地图上一个人。”

我从乡下来城里那年,42岁的么叔也跟乡人去了山西。山西煤多,据说一锄头挖下去,就是黑压压的煤。么叔首先去的地方,是一个叫河曲县的地方,那是产煤大县。么叔干的,就是深入矿下采煤。么叔在矿上照过一张照片,身子上下都是煤,成了一个漆黑的人。

干了一年多,么叔又相继去了内蒙古、青海、新疆、甘肃、河南、浙江、广东、湖南等地,干泥瓦匠、木工、采棉工、水电工、修理工、电焊工、仓库管理员……么叔56岁那年还学会了开吊车。我堂弟那年在城里买房,又差钱,急得半夜起来喝酒浇愁。已打工回到乡下的么叔知道后,和么婶娘用一个布口袋装来60万元钱,找到在城里出租屋的堂弟,哗啦一声打开:“拿去,就这些了。”那是么叔打工20多年来的全部积蓄了。么叔是一个节俭的人,柜子里过期的药也舍不得扔掉,琢磨着找机会吃掉。他说有一年在西宁街头馆子里,看见一个人没喝完的羊肉汤,趁服务员还没收账,直扑过去把那碗剩汤一口气喝完,还有几块羊肉。让么叔心里乐呵呵的是,又趁机节约了一顿饭钱。么叔跟我回忆此事时,还在抹嘴。

么叔从外地打工回乡那年秋天,我去看他,他把青瓦房拆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二楼一底的青砖小楼。那时稻子刚刚收割,小院里还码着稻草垛,山野四周弥漫着大地母腹秋收后的醇香。么叔用柴火灶里蒸的南瓜米饭、风干萝卜炖腊肉招待我。

饭后,我在么叔家的堂屋里,看见一张张贴在墙上的中国地图,么叔用铅笔在他去过的地方密密麻麻做了标记。么叔跟我一清点,他20多年的打工生涯

里,去了13个省市区。么叔带着炫耀的神情问我:“侄儿,你有我去的地方多么?”我摇摇头:“叔,还是您去的地方多。”那天晚上,么叔一一指着地图上他标记的这些地方,跟我讲述那里的风土人情,他在那里遇到的打工故事。

哎呀,那个壶口瀑布,我听起来像打雷一样的阵仗;我和村里几个民工坐在大海边,凌晨2点才回去睡觉,那个大海,完全把我们震住了;有一年中秋夜,我们村里来的几个民工在乌鲁木齐吃老家你婶娘邮寄来的月饼,我们几个人就一直望着月亮没睡觉;哎哟,说起新疆阿拉尔那里的棉田,一眼望过去就是无边无际的白色云海……么叔绘声绘色跟我讲起他打工之地的苍茫往事。

“侄儿,人不出门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我没想到,我们国家这么大啊,我出门打工,挣了一些钱,也确实长了见识。”么叔对我这样感叹。一直到深夜,么叔还兴奋着,那些他足迹踏过的地方,根须一样蔓到他足下来了,也在他心里深深扎下了根。

村子里的人时常去么叔家闲聊,他热情地留饭,然后,乡人们站在那张中国地图前,听着么叔这个小学文化程度“乡村地理老师”,讲述他去过的那些地方,大地上发生的故事。有一次,一个乡人听后,突然动情地在地图前深深鞠了一个躬。乡人说,我们在村子里耕种的土地,在地图上尽管没标注看不见,但它是这个地图里的一部分,我只想道一声谢谢。

么叔75岁那年,在堂弟连连催促下,来到城里居住。这些年在城里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的堂弟,早已在城里买了2套宽大的房子,村里有年修路,他还捐助了10万元钱,我正准备喊报社记者报道一下,堂弟摆摆手说,哥啊,我们都是从那块土地里出来的人,应该的,不必报道了。

进城以后,么叔在城里客厅上,张贴了一张高精版的中国地图,他常常站在地图前久久凝望。

前年冬日的一天晚上,银色月光洒满苍茫辽阔的大漠戈壁,神舟十四号返回舱从浩瀚苍穹外着陆到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草场上,正看电视直播的么叔,匍匐在客厅的中国地图前,跟我打来电话,激动不已地告诉我:“侄儿啊,那个牧场我去过,我去过。”

一个中国农民,与一张中国地图,风起云涌处,日月星辰下,血脉相连。